

湖头条

穿新衣,过新年

范广学

“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小朋友们哈哈笑;新年到,贴春联,放鞭炮,噼里啪啦吓一跳……”这是小时候过新年时常唱的歌谣。

那时最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过年,进入腊月门,天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期待大年快点来到。因为过大年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新衣服新鞋子穿。新年新气象,穿新衣,大团圆,亲戚邻居大拜年,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因此乡下人不管生活多么贫困,过年人人做一件新衣服是必不可缺的。

那时候,做裁缝这一行是很吃香的,小镇街上就一家缝纫店,还是个社办企业,清一色的女工,个个都有好手艺,每天活很多,从早忙到晚,去店里做衣服得等好几天才能拿到手,越到过年越得排队等着。

我大妗是当地有名的裁缝,她白天在生产队办的耕读小学里教书挣工分,夜晚就在家裁缝制衣服。不知大妗是拜过师还是自学的,做衣服的手艺一点也不亚于裁缝店里的那些师傅。大妗平时忙,过年前些天更忙,布料收了一堆,大妗量好尺码,记上名字,说好啥时间来拿,从不让人家跑两趟。幸好过年放寒假,队上也还没啥衣活了,大妗才有大把时间精心做裁缝活。都是给左邻右舍亲戚家做的,手工费也低。大妗也有三个孩子要养,生活也是不易,但大妗从

来没抱怨过。大舅当过兵,会修理机械,工作闲时也会帮大妗打下手,减轻大妗的负担。

大妗能干人缘好,招人待见,我小时候常去她家,她老屋前有一棵红枣树,每年枣成熟了,大妗用长竹竿打掉枣子分给我们吃。我们兄妹几个的新衣服都是大妗做的,过年的新衣服口兜也比平时做得要大一些,大妗说兜大好呀,拜年能装东西。

烟酒糖盐和布料等生活用品只有供销社经营,买布还得有布票,布票很难得,乡下人布票是生产队按工分分的,根本不够用。我母亲开垦一小块荒地,种上了棉花,收获后上交供销社换点布票,再轧一部分纯棉,起早贪黑纺棉线,纳鞋底,做布鞋。大妗做的新衣服,母亲做的新布鞋,大年那些天穿着美滋滋的,别提多神气了。

一房、一案、一尺、一剪、一机、一人就是一个缝纫铺,集市上的缝纫铺家家地开张了,这是农村分田到户后集镇上出现的新景象,人们手头有活钱了,市场活跃了,物质丰富了,不再是供销社独家经营,票证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镇上缝纫店的师傅独立门户各干各的,活多的还带徒弟。大人们常说“有艺好防身”,姑娘们下学后,家里大人首选的就是送女儿去学裁缝,学得一门好手艺,将来好撑门户挣

钱。姑娘出嫁时,娘家陪送嫁妆“三转一响”,三转: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收音机。缝纫机排在首位,很上档次的,买缝纫机不再托关系了,但不是有了缝纫机就能当裁缝的,主要是为了面子,做鞋垫缝缝补补比纯手工做要好看又快。

这个时候,过大年人们选新衣的布料不再是单一的黑色或黄色,腰包里有钱布料随便挑,哪好选哪,然后再挑一个有点名气的裁缝铺做新衣,老街上最有名的裁缝铺子是马氏姐妹开的,生意蛮火。

改革开放后,小镇集市时装店如雨后春笋冒出来,时尚服装琳琅满目,卖布匹的做缝纫的一家消失了。人们赶年集,买了年货不忘逛逛时装店为家人们添置几件新衣,挑选自己满意的牌子服装,那个兴奋劲就像中了大奖一般。

网购的兴盛,让时装店一家家关门,但过大年穿新衣的千年风俗一直沿袭不衰。网购让生活更方便更自由,老裁缝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小镇上两家裁缝铺只收些做裤边换拉链打补丁的小活儿。

岁月静好,温暖如春。时代在进步,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年味没淡,风俗没变,过大年穿新衣进入腊月就已唱响了序曲,在外地上班的女儿前天视频通话,要给我网购过年穿的新衣服了。



诗品时空

花开大别山(组诗)

桂林

红梅

暴雪的狞笑,覆盖了大别山的敦厚,也笼罩着一段残酷的岁月
万籁俱寂,一束红梅的清香
温暖铁质的信念

红梅从容地微笑,在大别山
与游动的红五星辉映成趣
被风雪侵袭的躯体,举出闪烁的火把
点燃寒冬里坚贞的故事

大别山有许多叫红梅的孩子,她们用
青春的绽放或者凋零,为大山铸魂
她们让穷乡僻壤,捧出一期
明艳的花季

红梅的枝丫有的压弯,有的枯朽
但那一缕缕倔强的暗香,永远在
大别山萦绕,化作霓虹
挂满雪后的晴空

桂花

桂花金黄的花瓣,飘舞成欢快的精灵
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曲谱中,律动着万丈豪情
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在桂花的芬芳中
插满了大别山,也馥郁了厚重的史册

捧起桂花的一缕清香,我醉倒在
大别山温暖的怀抱

在百花争艳时保持缄默,在躁动的夏天
蓄势待发。萧瑟的秋风中,英勇的桂花
用盈盈的浅笑,陶醉了万千草木
用滴滴浓香,唤醒了萧索的季节

在桂花林中,有矫健的身影
扮靓大别山的容颜,助燃
中国火红的岁月

在桂花的笑语里,有坚定的草鞋
踏过悲悯和怯懦,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兰花

兰花蹲在大别山宽厚的脊背上,聆听
淮河的细语和鸟鸣,享受日月的爱抚
让腰身挣脱泥潭的束缚,展开写意的想象

无限接近于普通的荒草,仿佛大山里
无数不知姓名的山民。错落有致的叶子中间
站立一枚枚金黄的花茎,用雅洁的箭簇
刺破庸俗的雾霾

在荒郊野外,在茂林修竹的强势下,兰花
捍卫坚硬的信仰,用君子之风
为大别山擦亮招牌,增添诗画的神韵

在大别山上,衣着素朴的兰花
有着富丽的梦境。我看到许多
如兰的乡亲,眼睛里闪烁彩虹的绚烂

经历狂风暴雨的洗礼,大别山的兰花
神采飞扬
当乡村振兴的旗帜高举,兰花再次
跃上了马背

年味渐浓

写春联

周明金

四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学着写自己家的春联,写着写着,左邻右舍的春联也让我写,后来发展到同一个生产队的,其他生产队的,乃至全大队所有沾亲带故的,最多的一年写了600多户,从腊月初八写到年三十晚上,光小玻璃瓶装墨汁就用了20多瓶。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因为我深知找人写春联的难处。

写春联是过年的头等大事,那时识字人少,能提笔写春联的更少。但我家很幸运,我的两个姨姐夫都是写春联的高手,每年找他们写春联的排成队。为了避开写春联高峰,我就提前准备红纸去排队。每年去姨姐家写春联非我莫属,一是我能记住上联下联,能记住对文,知道其寓意,二是我知道姨姐的家。我两个姨姐一个住在街上,距离我家十多里;一个住在本大队,距离我家三里多。街上姨姐夫是高中语文老师,只有小年之后放了寒假才有时间写,求他写春联的人特别多。要写春联的人先把红纸放他家,他记上名字以及需要几副条对,几副罗汉对,几个独扇门,几副门边,多少过联,鸡圈、猪圈、驴槽、石磨、水缸之类也不能少。然后过几天去取,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步行来回,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去本大队姨姐家写春联,相对方便些。我都是清早起来就去,怕

去写春联的人多,得排队。

去到他家,姨姐张罗早饭,姨姐夫洗漱完就开始裁纸、叠纸、研磨、润笔。所需什么样的对子,姨姐夫了然于胸。一切准备就绪,姨姐夫翻翻《春联集锦》或《新春联》,选择写着得心应手的对文,用镇纸压住,边看边写。我扯着纸头,一联写齐了,我双手托着放到里屋的地上晾着。对文无外乎,“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诗词,“春风杨柳鸣金马,晴雪梅花照玉堂”“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旭日临门添百福,春风得意纳千祥”等应景的对文;偶尔也写“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爱子孙莫若积德,树门庭还是读书”“和顺一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等励志的对文。

姨姐夫把春联写齐了,姨姐的早饭也做好了。吃完饭,春联也晾干了,卷起来,用线绳捆住,就可以拿着回家了。卷春联也是有学问的,要从两端往中间卷,免得纸头被风吹破。

年年去姨姐家写春联,偶尔也把姨姐夫请到我家写。左邻右舍也都跟着“沾光”,所以姨姐夫不愿来家里写。

我高中毕业那年春节前,又去

姨姐夫家写春联,姨姐夫说:“姨弟,我教你写春联吧!”于是姨姐夫手把手从裁纸、叠纸教起。“从上联写起,一边写,一边默背对文,不能漏字,更不能写错字!”还让我自己提笔写了一副。我很快掌握了写春联的要领,第二年我便动手写自己家的春联。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识字的人很少,能够提笔写春联的更是凤毛麟角。当时市场上又不允许卖春联,因此,到了过年,家家户户投亲托友,请“先生”写春联。“先生”大多是中老年人,精力有限。裁纸、研墨、书写,一天根本写不了几户人家的,“先生”累了,急了,就托病或说有事先躲起来。

现在集市上到处都是卖印刷春联的:正、草、隶、行;颜、柳、欧、赵;黑色字、金色字、镶边字,琳琅满目,需要什么样的春联?喜欢什么内容?自己挑选,然后结账。简单、方便,贵是贵了些,但不用求人写春联了。

腊月集市上,如果看到有卖手写春联的,我就会和摊主聊会儿,聊到兴起,挡不住摊主央求,难免一时手痒,就会提笔蘸墨,当场献丑,过把写春联的瘾。

写春联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每年过年仍然自己动手写春联。